

译文精选
 YIWENJINGXUAN

马蹄铁的发现者

■曼德尔施塔姆 黄灿然 译

我们看着树林,我们说:
 这是一座森林,用来造船和用来
 造桅杆;
 红松
 脱落身上乱蓬蓬的负担,耸立云端,
 它们应在风暴中嘎吱作响,
 如同在无树的愤怒空气中
 孤零零的意大利伞松;
 在海风多盐的脚下,铅垂线将
 抵抗,牢牢地
 系住起舞的甲板,
 而那航海者
 抑制不住对空间的热望
 拖着几何学家易折的工具
 跋涉在潮湿的犁沟里
 用大地胸膛强大的吸引力
 来测量大海汹涌的表面。

而我们吸入从船板
 渗透出来的树脂之泪的香味
 赞叹整齐地砌进舱壁的木板,
 不是由伯利恒那个平静的木匠
 而是由另一个,
 那个漫游之父和航海者之友脚
 进的,
 于是我们说:
 它们也曾耸立在陆地上,
 像驴背一样不舒服,
 在那著名的山脊上
 树冠常常忘记树根,
 它们在新鲜的倾盆大雨下飒飒
 作响,
 徒劳地恳求天空,想用它们高贵的
 负担
 来交换一小撮盐。

该从哪里说起呢?
 一切裂开和摇晃,
 空气一听到明喻就颤抖。
 没有任何一个字比另一个好,
 大地发出充满隐喻的嗡嗡声。
 而花哨地套着用气喘喘的密集
 鸟群做挽具的
 轻快二轮马车
 碎成一片片,跟赛马场
 那些喷着鼻息的热门马竞赛。

有三重福气的是那把名字带进
 歌中的人,
 一首被名字装饰的歌
 比所有其他歌都流传得更久——
 她眉头的额饰使她在朋辈中出
 类拔萃,
 使她免除晕眩,免除太强烈的、
 难闻的异味,
 无论是一个男人贴近的体味,
 还是兽皮外套散发的浓味,
 或仅仅是双掌摩擦的咸味。

空气有时候幽暗如水,万物在其中
 游动如鱼,
 用它们伸展的鳍擦开那圆球,
 因为它是密实的,伸缩的,微温的,
 因为它是一个晶体,在里面车轮
 滚滚,马匹惊退,

是湿埃拉潮湿的黑土地,夜夜被
 翻新,
 被叉子、三叉戟、鹤嘴锄和犁。
 空气是稠密地混合的,如同大地,
 你不能从里面出来,进去也不容易。

一阵沙沙响像一个绿球穿过树林;
 但孩子们用动物的椎骨玩抛接子
 游戏。

我们时代脆弱的秒表已临近停顿。
 但还是要为发生过的一切感谢你。
 我自己也犯错,失算,做糊涂账。
 时代发出咣当响,如同一个金球,
 空心,圆滑,没人稳住它,
 摸一摸它,它就说是“是”和“不”,
 像一个小孩子也同样可以回答:
 “我给你一个苹果”或“我不给你
 一个苹果”,
 而当它这样说的时候它的面孔
 完全是它的声音的精确复制。

虽然声音的来源消失了,但声音
 还在继续响着,
 那匹马躺在尘土里流汗喘息,
 但它脖子上陡峭的弧线
 依然保留着竞赛时四腿奔腾的
 记忆,
 并且不只是四腿,
 而是多如道路上的石子,
 并且其力量每一回都像
 领头的赛马迸出火花的四蹄从
 地面反弹
 分成四个交替的瞬间
 并重新充沛起来。

所以,
 找到马蹄铁的人,
 吹开马蹄铁上的尘土,
 用毛织物擦拭它,直到它闪亮,
 然后
 把它挂在门楣上,
 让它休息,
 使它免除再被燧石迸出火花。
 再也没有
 任何话可说的人类嘴巴
 仍保留着上次说话时的形状,
 全部的沉重感还保留在手里
 虽然罐里的水
 已在回家的路上
 溅掉了大半。

我正在说的话不是我在说,
 而是刚从大地里挖出,像一颗颗
 化石麦粒。
 有些人
 给硬币铸上狮子,
 另一些人
 铸上头像,
 埋在大地里的各种黄铜、青铜和
 金子的菱形
 也都享受同样的荣誉。
 时代试图啃掉它们,在它们上面
 咬破牙齿。
 时间削削我,如削一枚硬币,
 已没有多少剩给我自己。

■蒋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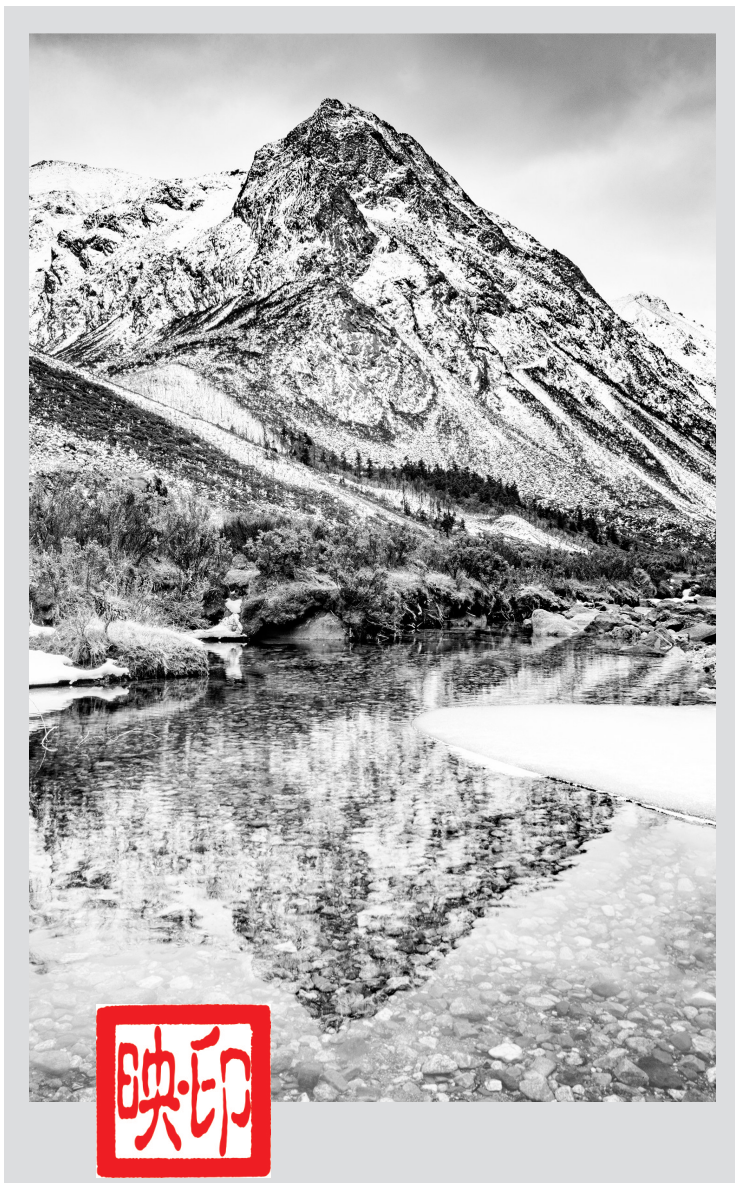
一到秋天,一见落叶,柴禾就映现
 在脑子里。

柴禾点燃,升起一团火焰,让人在
 温暖中无限欢喜。火焰之上,是满满一
 铁锅沸腾的小米粥,依次放入南瓜、红
 薯、豆角、面条,然后是咸盐,起锅前再
 煮些葱蒜。

一锅和子饭,便洋溢在冬日的夜里。
 吱呀一声,将漆黑与寒冷关在门
 外。一家几代围在燃着柴禾的灶台边,
 就着明明灭灭的火焰,吃饭,闲话,间或
 孩子央大人说些故事。

柴禾像小山,整齐地码在不住人的
 窑洞里,有些就堆靠在院中墙边。小山
 般的柴禾安放在眼前,踏实了整个冬天。

秋叶落下,秋假来临。刚刚放学的
 孩子,进门扔下书包便三个一群,两个
 一伙,一人一只箩头撒丫跑进大大小小的
 树林里。一时间,满沟满岭撒满了孩
 子。他们不再俏皮,顾不得淘气,仔细
 拨开厚薄薄薄的枯叶,拨拉出一根根行
 走到生命极限的枯枝。秋日的假期,孩
 子们最累,要帮家里收秋,更要完成学
 校的任务——拣柴禾。学校会按年级
 给每个学生分配,谁五斤,谁十斤,一杆



黑色的天空印在水中,被水底的卵石分割得支离破碎而无处可
 见,突兀的雪山上,积雪没有褪尽,斑斑点点落在背阳的地方,连同
 暗黑的山峰倒映在水中,极缓的流水却肆意去破坏山峰的完美,像
 是写意淡墨画;稍远的地方,赭黄的野草及躲在其上的白色的雪与
 矮小的灌木植物却完整地倒映在水中,像是长颈的孔雀在水面自顾
 自怜,右面突然出现的巨大冰块或许是“王子”派来接“孔雀公主”的
 水晶船……在这萧瑟的季节多了一些温情!(高秀清 文/图)

无人拣拾的柴禾

秤公平地不偏不倚。冬日的教室只有
 极少的煤,要保暖,就得自己动手,依赖
 一撮柴禾熬过漫长冬季。

在拣柴禾的问题上,孩子们从不偷
 懒应对。在完成之前,连睡个懒觉
 也小心翼翼。大人们一掀被子,便打着
 哈欠乖乖坐起。箩头就等在门口。迅
 速扒几口饭,提起箩头,一边出门一边
 呼唤心仪的伙伴。而被唤的人,也在慌
 乱地做着出门的准备。一阵风过后,两
 只箩头,两个或搭肩或牵手的伙伴,便
 直奔村中树林而去。

所有的树木,早已充满期待。从发
 芽到参天,一些枝丫总会生病,年
 华总会衰退。最终,纵身一跃,以柴禾
 的形象,静美落地。那些仍在成长期的
 幼年、青年,以及壮年枝丫,在高高的树
 上,望着垂落的长茎。它们祈愿,陨落
 的亲人被一双双干练的小手拣回,存
 放,静待燃烧一刻。也因此,一直觉得
 孩子们拣柴禾,是让树枝实现生命最后
 价值的神圣之举。

连续几天的不松懈,学校的柴禾小
 山一样坚守在各自的教室外边,井水不
 犯河水。

冬天的每个家庭也需要柴禾。
 于是提起刚刚在学校倒空的箩头,再次

跨过田野,跑向林间。

没了硬性任务,孩子们有些松懈。
 累坏了的他们让自己舒展在落叶里,望
 着高高在上的树枝。偶尔,一个枝丫就
 在此时高速坠落。孩子一个打滚,惊险
 地躲闪开。一帮牺牲了玩耍时间的小
 孩子们,总是期待更多的树枝死去。急
 了便爬树,把要落不落的枝条折下来,悄
 悄压在箩头底。每一根枝条被不同的
 箩头,提回不同的院落迎接冬天,等待
 燃烧的时刻。

多年后,在城市里偶尔会看到落地
 的枯枝,怦然心动,然而此时已不再需
 要华丽的火焰。无人拣拾的枯枝,如同
 被倒掉的黄灿灿的小米,是一场奢侈的
 浪费。没有去到一个院子,没有经历一
 场燃烧,枯枝便失了存在的意义。

去年秋季,我回到故乡,回到小时
 候一到秋天就漫山遍野寻找枯枝的村
 庄,路过学校校外的一排枣树,横七
 竖八的枝丫落满地。村人说,漫山遍野
 拣柴禾的岁月,早已成了过去,国家给
 的煤多了。更重要的是,人少了。

村庄,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村庄。那
 时候,每个门里都住满了人,每个炕上
 都挤满了大人孩子,每个院子都鸡鸣狗
 吠,人声喧闹。满村的人,满屋的嘴,要吃

饭,要取暖,要度过漫长的冬季。每个或
 精致或粗陋的灶台上,都要热烈地燃起
 跃动的火焰。火焰逼去严寒,让人与人
 之间温情脉脉。有火焰的冬天,不再冰
 冷不再漫长,火焰会让人从头暖到脚,从
 前心暖到后背。因此,冬天的柴禾总是
 不够用,孩子们会在长长的秋季跑遍每
 一个有树的角落,拣回每一根脱落的枝
 丫。第一场雪来临时,孩子们跪在窗台
 边,脸贴脸贴在玻璃上,看雪一层层落在
 堆起的柴禾上。有时候,他们的母亲会
 跑进雪中,匆匆抱一捆柴禾进屋。带着
 雪的柴禾,在火里燃烧得更加欢快。

如今,学校还在那里,只是没了念
 书的孩子。许多院落空空,或者只剩了
 老人。老人们的冬天,单是脱了玉米粒
 的棒芯也烧不完。曾经稀少的玉米棒
 芯,堆了半院,等待幻化成细细的炊
 烟。拣柴禾的年代,一去不复返。

柴禾总是与炊烟相关联。柴禾少
 了,炊烟自然也细了,绵软了。做饭的
 时间到了,村庄才零零落落,慢慢悠悠
 地燃起几缕炊烟。老人们常常做一锅
 饭分几顿吃,因此他们的炊烟,往往是
 不等燃直,就又落下去。

枯枝无人拣拾,寂寞成了镜头里的
 风景。柴禾,是不是比我们更想念从前?

影壁

■葛小明

影壁落了一块砖,母亲急坏了,大清早
 的把地里的父亲喊回来,这时候所有事
 都得放一放,在母亲眼里,没有比修影壁更
 重要的事了。父亲从院子里找来几块备存
 的新砖,淘细沙,和水泥,刷泥板,洗灰刀,
 一通忙活。大半个上午过去了,父亲像多
 年前砌墙一样,一托板一托板地砌影壁。
 母亲也绝不闲着,除了帮忙打下手外,还
 会在一旁不停地唠叨,这块砖没放平,那
 里的水泥不匀称,有一句没一句的。今
 天是个大日子,影壁落了一块,一家人重
 修。

修好后,母亲就会在影壁根下烧几张
 纸,口中念念有词,面部凝重,没人注意
 这个细节,也不会有人说太迷信了很可笑
 之语。因为老一辈都有这个传统,不是墨
 守成规,是口与手的代代相传。影壁修
 好了,过上个三五天,才能完全凝固。这
 期间,母亲总也放心不下,饭前饭后都会
 出去看一看,生怕被哪家淘气的孩子按
 上手印,或者被路过的牛羊蹭破柔软的
 墙皮。小时候,她也是这么照看我的吧,
 一只蚊虫,都不允许走进夏日的梦,最
 甜的酣睡,停不下来的蒲扇。

影壁,也称照壁,古称萧墙,是汉族传
 统建筑中用于遮挡视线的墙壁。在中国
 的传统院落中,影壁是很重要的组成部
 分,时至今日,广大农村依然保留着影壁。

这堵墙,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影像,也
 是一个家族象征性的元素。影壁的存在
 有多方面的用途,在过去,人们认为自己的住宅中,
 不断有鬼来访。如果是自己祖宗的魂
 魄回家是被允许的,但是如果是孤魂野
 鬼溜进宅子,就要给自己带来灾祸,而
 影壁能够阻挡院外的鬼邪之气,升聚
 院内人气。当然,影壁也有其功能上的
 作用,那就是遮挡住外人的视线,即使
 大门敞开,外人也看不到宅内。除此
 之外,影壁还可以烘托气氛,增加住宅
 气势。

影壁可位于大门内,也可位于大门外,
 前者称为内影壁,后者称为外影壁。在
 过去,生活富足的人家,往往有内外影
 壁,他们把影壁装饰得富丽堂皇,让你
 还没进门就能

感受到一个家族的气派。现在,外影壁
 开始慢慢退出人们的视线,因为要修路,
 要规整,许多外影壁被推倒了。人们出
 于潮流也出于无奈,将更多的注意力放
 在内影壁上,给它贴上美丽的瓷砖,擦
 拭得一尘不染,有客来时,只要推开大
 门,便迎面撞见内影壁。往往是一顿夸
 赞,摸几把,聊一聊上面的山水画,以
 这样的寒暄开头,也别有一番新意。

我家的外影壁是一直存在的,没有特
 殊的装饰,也没有十足的用处,好像它
 的价值更多意义上是祖传的。父亲说,
 这个影壁爷爷小时候就存在了,从未倒
 过,有时落了墙皮,就补一补,有时落了
 砖,就大修一下,缝缝补补的,就像他
 的一生。

影壁的上方,往往会有一道瓦,那种专
 门用作屋檐的瓦,这道瓦的存在主要有
 两个用途,一是美观,一是遮挡泼下来
 的阳光和雨水。我的童年记忆里,也有
 这瓦的深深影像。有时候出去玩,赶
 上下雨,父亲母亲农忙没有回来,我又
 没有钥匙,便无处避雨。找来找去,只
 好贴着影壁,抬头望一望上方的瓦。其
 实,那瓦檐极小,对于斜风细雨来说,根
 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是寻求一种
 心理上的安慰罢了。我开始在雨中数
 头顶的瓦片,一片,两片,三片……一
 共九片,双层,十八片而已,就像我单
 薄的年纪。有一年,我被雨淋出了一
 场大病,父亲母亲急坏了,把责任归结
 到影壁上,最终决定再给它加一层瓦。
 后来,我家影壁的头顶就比别人家的
 多了九片瓦,这在很长时间内,是我童
 年的骄傲。有时候赶上雨,我就带小
 伙伴们躲到影壁下,一站一小排,就这
 样,我在大门的对面看着匆匆回家的农
 人。

有一年,去山西平遥,见到了著名的
 乔家大院的影壁。那是一幅百寿图,精
 工细琢,据说是“三代帝王师”祁隽藻
 所写,影壁两旁有一副“对联”,上联
 “损人欲以覆天理”,下联“蓄道德而
 能文”,其额“履和”。这道影壁,富
 丽堂皇,庄重而充满了威严,但是我
 怎么也感受不到它的温暖,好像离自己
 很遥远。这时候,我更加想念我家的
 影壁,在它的庇护里,孩子慢慢长大,
 在它的庇护里,父亲母亲慢慢老去,一
 代又一代,永远不息。

梨花落

面,其实,爷爷是一年都难以露面的。
 可是,奶奶依然记得爷爷的烟还剩多
 少,并在最合适的时候做好增补。

开始的那几年,爷爷是将自己的一
 年四季都扎进梨园的,不管是果实丰
 盈的夏天,还是梨树形容枯槁的冬天。
 他日日守在梨园里,在梨树空隙的地
 方种大白菜、豌豆、花生等一切可种
 的东西。我们两家走得亲,爷爷更是
 时常敲开了我家的门,让我们提了篮
 子去摘各种时令蔬菜,也包括梨。那
 些年,他对我们后辈极尽热情,对奶
 奶,也体贴。每当奶奶做饭,他总早
 早坐在灶台前,把火燃旺了,再随意
 地说那么几句家常话。

关于爷爷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化的,我说不清确凿的日子。稻子
 黄了又青,梨子熟了一茬又一茬,当
 爷爷摔碎第一只碗的时候,当爷爷就
 算看见我们也依然头也不抬地走过
 的时候,这个过好好像很慢,又好似就
 那么一瞬间。但他还是会记得要去梨
 园,记得给梨树施肥、剪枝,记得在梨
 子成熟的时候来回地赶蜂。只是,他
 再不跟我们说话,包括奶奶。奶奶说,
 爷爷病了,眼脸就垂下来,跟母亲讲
 今天她又去哪里,说着便掏出一串
 钥匙,低头走了。

乡居的日子是静止的,门前的斜江

河照样突突腾腾昼夜不停。家门
 口几棵古柏参天,郁郁葱葱,几人才
 能合抱,爷爷说,那还是他年轻时便
 种下的,关于柏树的往事,我永远也
 不会知道。一次回家,屋前忽然变得
 敞亮,母亲讲,几家公司看中了这
 几棵柏树,移去做了景观树。心中
 稍有失落,倒很快散开了,也许做
 景观树于古柏而言何尝不是一种幸
 运。只是,下次我再遇见它们的时候,
 我会认得出吗?

在家的日子越来越少,对爷爷的
 样子也日渐模糊,唯有那干瘪的身
 板,每次匆匆而过的郁郁的脸色。五
 月的时候,母亲来电话问我,要回来
 吗?你爷爷走了。心中竟没有一丝的
 凄凉,母亲又说,你忙就别回来了吧,
 我们都等着你奶奶的,只是,爷爷走
 了,五月的风依旧吹得温柔,同往常
 一样。

我在八月里,依然去给奶奶送早
 饭,依然和奶奶客气而亲近。这几
 年,我们搬了新居,很久没回老家,
 也没去梨园了。奶奶给了母亲一把
 备用钥匙,说我不在家的时
 候,你常回老家帮我照看一下。母亲肯
 定答应,十年时间,我们不是亲人倒
 是像亲人。我曾经随母亲回过一次,
 爬山虎已爬满院墙,在夏日招摇,
 黄葛兰也已鼓鼓囊囊

地开满了。我和母亲楼上楼下地
 检查门窗,却突然觉出了凄凉。这
 楼是爷爷为叔叔娶亲盖的,也是村
 里盖得最好的,而今,爷爷不在了,
 叔叔几年前携妻儿外出务工一年
 不回一次。偌大的三层楼,就只有
 奶奶一个人。

刚刚的八月的夜晚,我参加同学
 的婚礼回来,一下车,便是皎洁如
 银的月色。整片天幕中,独月亮一
 样,天色深蓝无垠,月光皎洁无暇,
 透亮地照耀着整个小区,还有远
 处的农田,风细细抚过面庞,这
 静谧的夜,这深沉而包蕴的夜,直
 教人沉醉。母亲怕是已经睡熟,
 我只好拨通了她的电话。恍惚之
 间,想起十年前,举家来到这个地
 方,也是这样的深夜,月光透过厚
 厚的柏树树冠,四合院的房子,门
 被重重地一扣,院子里的灯光便亮
 起来,灯光里走出一个干瘦的老
 头,一张核桃似的脸笑得格外灿
 烂。父亲母亲在后督促,说,喊
 爷爷。从此,那一声爷爷,一喊就
 是十年,那一场邻居,一做就是八
 年。

爷爷的墓地我不知道,就同老
 柏树一样,他们就这样突然地从
 我的生命中不见了。我没问奶奶
 怎样了,母亲说,叔叔回来陪她
 了。我只是在想,明年,等明年
 梨花开的时候……

散文
 SANWEN

麦子回家

■布衣

六月,南风给漫山遍野涂上了
 摄人心魄的金黄,一株株籽粒饱满
 的麦子,热切地期待,期待跟随农
 人疲惫的身子,一起回家。

天色未明,父亲就披着月色,和
 镰刀一起下地,露水洒湿了地,他
 粗重的呼吸,他双膝匍匐于地,朝
 朝般虔诚与郑重。父亲的手臂,轮
 成阔大的半圆,揽入麦子,像揽着
 自己的孩子。千万株麦子归顺,镰
 刀咔嚓咔嚓,发出电光石火般的
 啸叫。父亲的背后,渐渐隆起一
 座座小山丘。正午,恶毒的阳光
 爬上父亲的肩头,舔舐裸露的肌
 肤,针扎一般的疼痛,父亲却浑
 然不觉。镰刀巡视般划过整片土
 地,父亲周身如洗,无数颗汗珠
 子,摔成碎末,归于尘土。受到汗
 水滋养的麦穗,沉甸甸的,低眉
 顺首,朴拙可人。歇息时,父亲
 吧嗒吧嗒地抽起烟筒,用温润慈
 爱的眼光抚摸这一季的收成,似
 在鉴赏一件中意的艺术品。

之后,在我的帮助下,一簇簇
 麦子填满箩筐。父亲抖抖肩,一
 支扁担,像愚公移山般坚韧,挑
 起麦子,引着妻子迁徙到打麦场
 里去。沉重的麦子,近乎残忍地
 以重量勒紧父亲的肩膀,让它
 红肿隆起。打麦场中,吟唱了千
 年的碌碡,再次吱吱嘎嘎唱起古
 老的歌谣。高温和碾压下,麦
 蒂噼里啪啦爆破,麦粒从壳里
 应声剥离,成为纯粹的

麦粒。父亲大约像麦子一样不怕
 热吧!要不怎么太阳越毒,他越
 是要站在太阳地里,任太阳把他
 的臂膀涂成古铜色。

年景不好时,麦子干瘪着身子,
 黑丧着脸,无精打采,这让和它们
 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颇有
 些尴尬沮丧。雨水丰足的时候,
 麦子会仰足了劲,喝足了甘露,
 可着劲儿膨胀,似要生出更多的
 白面来。无论如何,父亲最终会
 满心欢喜地赶着麦子,哄它们回
 家。也不知是麦子征服了父亲,
 还是父亲征服了麦子,麦子老
 老实实,躺在麦囤里熟睡,让
 宽敞的房屋不再空荡。

总有一些狡黠的麦子,有时散
 落在泥土里,叛逆得像离家出
 走的孩子,在田野里四处游荡,
 哪怕风霜雨雪。父亲很仔细,
 眼光要扫过每片土地,以及路旁
 的每一处可能的藏身之地,让
 麦子无处逃遁,乖乖回家。

麦子变成白花花的面粉,滋
 养了一家人的生活。麦子还能
 给我换取学费,让我学业有成。
 但麦子偷走了父亲的精神和体
 力、青春和汗水。一场麦事下
 来,他黑瘦了一圈,腰背弯得再
 也直不起来。

光阴荏苒。如今,背叛父亲的
 不是麦子,而是我。我背井离乡,
 像父亲钟爱着的一颗麦子,却
 难以归根。幸亏父亲还有土地,
 如今每年六月,他还会精神抖擞
 地忙活在山村里,循着古老的
 程式,招呼麦子回家。

■王亦北

老街是一条独街,一条巷子走到
 底。斜江河从巷子外边竹林穿
 过,水声哗啦。每逢场天,街两
 旁密密挤满的人,面孔几乎是那
 么几样,偶尔也出现个新样子,
 那也是有所渊源的。奶奶便是
 这样,只在七八月短暂地出现在
 这条街道上,其他时候便再难
 遇见她了。这便是邛崃英汉场
 的无数个场天,斗转星移,不
 曾改变。

每到这个时候,母亲总不厌其烦
 地要我去包子铺买几块钱的包
 子添一杯豆浆给奶奶送去,她
 讲“她定是舍不得在街上吃早
 饭的,你早点去,也好让她填填
 肚子”。母亲的话不能不听,我
 也乐得出去逛逛,常是径直走到
 包子铺后接受,然后呼喊着我的
 小名并抓住我的手,说“快
 来,奶奶刚给你买了几个梨你
 尝尝”,还没等得及她削梨,我
 已站在了人群之外喊着“奶
 奶,我回去了”。十多年来,我
 们彼此之间就一直这样客气
 又亲近着,并乐此不疲。

奶奶是卖梨的,家里五十来亩
 的梨园,全凭她一个夏天,便
 从硕果满枝走进了秋风萧瑟。
 在这期间,爷爷并不露